冷廬雜識

冶廬雜識卷四目錄

李笠翁

謝方伯

冷廬雜識卷四

桐鄉　陸以湉　敬安

高東谿

宋高東谿先生登上淵聖皇帝五書集中尚存其四大旨皆主於任用君子黜退小人有云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爲賢任之且貳而勿專知宏恭石顯之爲惡去之且疑而勿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

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遂在朝之小人日爲此
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
欲爲陛下言之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别無兄弟
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寵偷活歸畊於勢當然
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
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
殺身破家固已無恨矣又云商太甲之始卽位也不明
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卽位也勵精
求治相一李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卽寳位有太

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爲宗廟社稷痛哭人嘗以古爲監而陛下不能以今爲監則其不明莫甚也其辭懇切沈痛洵能言人所不敢言惜高宗不知信用卒爲秦檜所抑貶黜以終可慨也

朱大令斷獄

朱竹君學士文正公負天下重望有二兒亦皆服官著聞於時長名堂官大荔縣丞次名塤以進士歷官濟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遺事詳見學士文集節錄之爲司

民牧者龜鑑焉濟陽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婦歸寗而歸明日巧死翁媼及鄰人以巧食婦所煮粥而遽腹痛嘔泄死也謂婦毒夫死訟於官朱命以粥及所嘔者飼狗狗不死又召吏審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噤堅不可啟視其私則入腹中乃趣召婦曰死者口不啟汝罪而冤不能明也汝能啟其口當爲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朱因問婦以巧死時狀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即飲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媼及鄰

衆曰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顧欲坐婦毒死夫乎皆再拜謝扶婦去後婦竟爲巧守節縣故獄具有以烏鎗取鳧雉而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朱郎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朱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即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朱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檢也朱令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前和及四牆

棵方士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鬍鬛以席掩坎注醯須臾骨如蒸狀仵人即檢訖告曰頭獨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朱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耶朱呼水刷之骨白無疵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汚耳衆歎服

大遊仙詩

沈鹿坪師之子還浦茂才珠復錫田茂才埰晉皆克承

家學食餼於庠汪文端公視學吾浙以擬曹唐大遊仙詩題試士師時秉鐸台郡與潘浦錫田皆有作公大稱賞有老鳳清雛之目師劉阮洞中遇仙子云竹露松烟夾道蒼忽聞人語破幽茫花間行犬休猜峴谷山無驚白奏簧隔水遥窺驚未定迎風小立話偏長殷勤勸進胡麻飯不與劉郎便阮郎仙子洞中有懷劉阮云準約腰支理舊裳洞門春寂鎖愁長碧山有約泉聲杳紅樹無情月影茫邈逝飛觴還是夢依尋坐幔復誰香虹橋未便經離別也對寒星望王郎還浦仙子洞中有懷劉

阮云漫隨金蝶化衣裳愁比人間別更長黃竹歌殘雲
黯淡玉梅夢杳月微茫泉調琴筑難爲韻花撲簾櫳祗
自香猶憶胡麻飯初熟加餐兩兩勸仙郎劉阮再到天
台不復見仙子云石上分明記曾眞在山緣隔出山塵
關心風月誇儒壻過眼烟霞失比鄰藤杖龍鍾空自老
桃花狼籍不勝春童來北隴休驚笑身到仙源得幾人
錫田仙子送劉郎出洞云碧雲無際是天台流水何曾
去復來久住不知塵世別纔行始惜洞門開香分糸紫
腸應斷緣到蘼蕪首重回從此沃州山下路更無人迹

長壽菩仙子洞中有懷劉阮云嬾奏瓊簫整羽裳離愁更比世間長朱欄十二春岑寂碧宇三千路杳茫瑤草有情空自綠桃花無語爲誰香遥知下界還相憶幾度樽前喚索郎數詩皆爲時傳誦錫田嘉慶己卯闈作甚佳竟不得售投井而死師因是悽鬱乞病歸還浦亦屢薦不售未及中壽而卒俱可悼也

下第詞

沈錫田戊寅下第賦陌上桑詞語絕悽惋傳來一紙魂銷頃刻秋風過了舊侶新儔半屬蘭堂蓬島升沈異數

如斯也漫詡凌雲才藻憶挑燈昨夜並頭紅蕊賺人多少　愧劉蕡策短江淹才退五度青衫淚濕桂魄年年只恐嫦娥漸老清歌一曲憑誰訴惹得高堂煩惱夢初迴牕外芭蕉夜雨聲聲到曉

馮侍御

吾邑馮孟亭侍御浩於乾隆戊辰科登第乾隆乙卯重赴鹿鳴宴季子鷺庭太史集梧供職京師先爲具呈掌院有云緬前事以興懷有如得雋偕後生而與齒亦可志年人皆傳誦之

菱塘櫂歌

張夢廬學博精醫理求者盈門所得金盡以賙親朋殁之日家無餘貲第積書數千卷而已家居後珠村嘗采村中事作菱塘櫂歌百首茲錄其五首云村北村南盡水鄉西塘過去又東塘扁舟到處皆秋色十里菱花冷夕陽（浯鄉舊名朱村又與前朱村接故又名後朱近蜘溪溪中曾產珠又名珠村）漁燈三兩照漁磯網得魚蝦夜未歸柔櫓咿啞何處去過橋驚起鷺鷥飛（鷺鷥橋在村東二里）英雄千古總荒萊烟樹空濛杜宇哀一片桃花紅雨裏踏青人上將墩來（將墩在村北高數十級可

登眺相傳明胡宗憲追倭至此乃屍骸所積之地也

絳春橋畔是儂家綠樹深深酒旆斜一徑墻陰人迹斷南風開徧紫藤花 曾祖佩千公自大樹洲遷居絳春橋北今世居焉

小姑一語誤鴛鴦指點孤墳怨恨長日暮尋芳人影散梨花冷落野庵傍 康熙間烏鎮孔秀才愼修移家珠村事母至孝娶妻楊氏甫三日爲小姑所譖不悅於姑愼修終出承母意誓不同穀後母歿遂遨遊四方三十餘年卒於雲南楊氏百計迎胥歸未幾以哀死里人悲之醵錢合葬古仙菴側

內閣中書

京朝官惟內閣中書舍人進身之途最多有以進士引見而得者有以進士授則用知縣後吏部揀取引

見而得者道光丙申恩科行之揀取十二人引見用六人有以會試薦卷中取爲明通榜而得者乾隆間有之今不復舉行有以舉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試取列優等而得者有由舉貢捐輸而得者婺源王對亭通政友亮於乾隆己丑會試列明通榜授此官有謝友人賀啟云鍛羽南宮方笑巾眉無勇擲毫東掖忽欣除目有名維舍人昔在中書與學士對稱兩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處之清嚴爭謂此途爲華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頭銜埒於新翰林體統超乎散進士何期下第反得升階未登千佛經

敢誇出世之佛試覽內官表章陪入閣之官某學書不成識字有數受深恩而逾分蒙迭舉以過情谷鶯上雞樹而栖雖云大樂野鷺占鳳池而浴祇覺增慚王又有謝人惠玉如意啟起聯云人生幾事如意者舉俗愛其名君子於玉比德焉良工琢爲器語亦雋妙

倒句倒字

漢書每有倒句如更議不宜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必我也爲漢患者之類是也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論議失得貴富舊故疑嫌病利病疾折挫悅喜苦勤惟震柔寬

思心候伺激說諱忌棄草之類是也

詩囿於習

皇甫子循汸言關中之詩牰燕趙之詩隅齊魯之詩俊河內之詩矯楚之詩蕩蜀之詩澀晉之詩鄙江西之詩質浙之詩嘽吳下之詩靡此皆爲習所囿也惟有志之士能矯其失以歸於醇耳

曲端

曲端爲張浚所殺死非其罪人皆惜之然端嫉李彥仙聲績逾已當婁宿攻陝浚使端出鄜坊繞其後救之而

端詭託不行致使陝城陷沒金人得以併力西向不忠不義其罪甚大史以剛愎恃才訾之猶未足概其生平也

麒麟

明史外國貢麒麟者甚多阿丹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注云角頭有肉京房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明史所言頸長如此未見古書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別種非眞麒麟

賀失火

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柳州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蓋本於此

唐宰相無謚

唐宰相多無謚者李泌功在社稷而亦無謚尤爲缺典

明待功臣

明待功臣之薄甚於漢劉文成歸後惟棋酒度日蓋卽子房辟穀之意然猶不免於胡惟庸之毒害可慨也

唐縣尉

唐舉進士第者往往授縣尉應舉不第乃亦有謫官縣尉者如賈島爲長江縣尉温庭筠爲隨州縣尉是也考唐制縣令有京縣令上縣令中縣令下縣令尉亦如之京縣尉從八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縣尉下縣尉皆從九品下豈黜陟各異其地耶

李易安朱淑眞

德州盧雅雨鹺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謂德父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距夏姬之三少等李隗之就

不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歔恨自悼輒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洊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雲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說往往汚衊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於朱子東軒筆錄之於歐陽公比比皆是又謂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

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漁洋山人亦嘗辨之遂疑朱淑眞爲泆女𦁤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眞作信矣李易安再適趙汝舟事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諸家皆沿其說盧氏獨力爲辨雪其意良厚特錄之以俟論世者取裁焉

明東廠二校尉

明東廠爲禍之酷自古未有獨有二校尉以義烈聞其一蘇宣大名府南樂縣人給事中楊爵下詔獄東廠使人更迭偵伺積五日一報宣至獄中知爵晝夜桎鐐右脛前爲桎木轉磕成傷瘡宣自起桎上木以重瓦間合

脛處使相去寸許自此瘡愈復有譏宣者下宣獄笞五十奪其役爵卽獄中書片紙慰宣宣答曰公當開廣心胸勿以宣爲念是秋爵放還田里送之通州同宿旅店次日各以詩贈別繼宣者楊棟霸州人母將割股調羹以進爵與劉周二子下獄不能自食棟以東餽使力言於司官得代供米物事見蔣歷問武進張按察使師繹月鹿堂文集

秋畦公取士

先祖秋畦公諱世棌爭密縣時乾隆丙午戊申秋試分

校竭晝夜之力悉心評閱所取皆知名士時稱爲得人
丙午分校時嘗賦詩云梧井朱門落葉深伊唔聲隔院
沈沈觀難一字頻搔首容易三場盡傴心㪚果試回咀
後味賞琴須辨爨餘音秋風幾樹天香動吹向寒山老
桂林是科闈前畢秋帆制軍試大梁書院諸生拔祥符
方松磐方伯載豫卷冠多士決其必售塡榜之夕不閱
唱其名心竊訝之及拆前五名卷則以第四名魁其經
即公所取房首也乃歎曰今益信文章自有定價而司
衡鑒者亦煞費苦心矣

歸安朱聞墳讀

趙屏山

吾郡石門趙屏山茂才宗藩精錢穀之學在某大令幕中數年某故後遺孤尚幼囊橐蕭然且倉庫虧短甚多後來者將以上聞趙設計彌縫復爲經紀其喪乞援於其素所識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歸由是人皆義之名譽益起當道爭以厚禮延聘性剛直而明敏主人有過必面規之嘗謂急事緩辦緩事急辦二語實爲幕學要訣蓋事出倉卒心神未定稍一任性即貽後悔必慎始圖終熟思而審處之若微渺之事人每忽而置之不知

積少成多弊郎自此生矣時以爲名言道光庚子遊在
臨海縣幕余時司鐸郡學過從頻數投分甚深辛丑冬
去之苕上作詩留別先君子及余俱有和章原倡云小
住山城迹似蓬交情繾綣共春融行踪自笑同還客歸
計惟應作釣翁載月好探苕水曲停雲悵望越天空明
年待續尋芳興記取花開蕊蕊紅先君子和云天涯游
蹤轉如蓬傾蓋襟心水乳融醉引壺觴同傲俗笑看杖
屨各成翁君與余同辛丑生　百年吟席留眞賞千里歸帆指遠
空此後相思隔江樹離愁題寄彩牋紅余和云悵望吟

勝逐去蓬歸程千里雪初融酒樽樂志柴桑叟茶灶隨身笠澤翁驛路正逢梅破臘屋梁愁見月當空何時重踐論文約窻燭更深剪碎紅

張八愚比部詩

吾邑張八愚比部桓積學能文兼工詩律乾隆庚戌會試詩題老當益壯朱文正公器其詩爲老手特拔之入彀詩云天道惟貞一人心在自强欲爲難老術動即永年方質勁霜彌茂花遲圃更香䇢矜神采壯鏡感鬢毛蒼此類邱陵小難齊日月光戒猶思抑抑謨益念洋

洋本是無終始何曾有弛張　健行歸體撰不息運乾綱張由文安縣令捐陞郎中素諳刑名學有所評論衆皆服其公允遂主讞稿卒年五十有五疾亟時神明清朗案頭有水仙一本口占云那與春光再鬭妍羈魂一縷逼凋年誰教垂死開雙眼得見凌波第一仙著有海隱山房詩集

晏元獻

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詩詞並見詩爲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元已清明假未開小

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灩灩杯云
云游粱賦客多風味莫惜靑錢萬選才詞爲浣溪沙調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
云云小園香徑獨徘徊元獻得上句彌年未能對王琪
爲對下句元獻大喜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王之才
固足稱元獻服善之雅亦何可及耶

破體字

朝考殿試最重書法大要以黑光勻爲主並不可有破
體字犯此者讀卷官槩發爲識不得在前列乾嘉間競

尙趙松雪體破體字亦不以爲嫌曾見嘉慶乙丑科彭狀元浚　殿試卷破體字極多甚至惡書作悪所書作所今則一筆不可苟且矣

翻用前人詩意

詩有翻用前人意者如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敎枝上啼陳燦霖古怨則云獨臥繡窗靜月明宿鳥啼不嫌鶯妾夢羨汝是雙棲朱受新春鶯則云任爾樓頭啼曉雨美人夢已到遼陽李太白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徐朔題則云人道橫江惡儂道橫江好不是浪

如山郎船去巳早杜牧之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潘其燦則云朝來攬明鏡白髮感蹉跎畢竟無公道愁人鬢畔多張祜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盧雅雨離使留別揚州則云爲報先疇墓田在人生未合死揚州此類未能悉數也

金史

昔人謂金史敘次明淨勝於遼元然如后妃傳後所載海陵私其從姊妹莎里古眞餘都莎里古眞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

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又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此等猥褻語亦皆采述殊失體裁

拂珊圖

先祖秋畦公與海鹽俞是齋先生琨交最篤嘗為公書拂珊圖名流題詠不乏佳作摘錄於左

戊子小除陸秋畦大兄屬予作甫里圖戲為寫此憶少時和友人漁父一律并以移贈云夷猶一棹出蘆漿艇子前頭坐釣翁楊柳岸邊停急雨栗留聲裏趁斜風煙

波閱盡江山老夜月歌殘天地容不是無才甘遯俗閒身愛住浪花中　是齋俞題

笠澤已著魯望書釣竿更拂巢父樹他日相逢識鉄瓜邊共白蘋洲上住　多君懷抱比雪清薪夜幾兩書百城夢遶霅川千尺水烏篷泊處柳風輕秋畦大兄旣屬題字復成此二絶以博一笑　朗夫弟燿

宛宛垂楊暎石灘溪山佳處有漁竿知君偶此成高寄不爲緇塵撓脚難　兩載深情惜我遐一尊酒盡卽天涯送行并觸思歸興丙定橋邊日未斜秋畦老世兄屬

題拙修稿瑣

秋畦大兄往反公車二十載於茲學甚富身甚貧而不知其寄興甚超逸今歲庚寅春將以先世事歸里予勉留之不得適攜所爲拂珊圖屬題按圖名本取杜詩釣竿欲拂珊瑚樹句乃不自爲照而貌天隨子其上蓋亦自況云爾昔天隨自號江湖散人予懼秋畦之或將終焉也故有落句以志慰諷云覿面分明笠澤翁筆牀茶竈舊家風人依叢碧深青裏境在寒煙宿雨中入海漫尋巢父逸哦詩還比日休工只愁催踏看花馬便號江

湖恐未同題爲秋畦大兄老同年弟趙佑

偶然吟意在江湖且復煙波作釣徒四面雲山圍舴艋一灣風露泊菰蒲心原似水同行止志不求魚任有無我上秋船尋伴侶蘋花香裏定招呼己丑初冬題奉秋畦老先生清教秋船馮華

瀞瀞春波濯柳絲一竿風月貌天隨依稀蓬灑溪頭路舴艋舟中萬軸詩題奉秋畦太年伯大人誨正再姪震東

對對難

吾郡有師弟同赴省試至武林關天晚關閉師出對曰開關遲關關早阻過客過關弟應聲曰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是科弟獲雋

站班

參謁上官各有定期俗名上衙門屆期下僚必黎明赴官廳俟上官出入皆趨俟庭隅魚貫序立於旁斂容屏息以示敬謂之曰站班凡在督撫署則於司道郡守之出入皆然在司道署則於郡守之出入皆然他如慶賀祭祀迎送諸禮節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其

出入故需次省會者奔走僕僕殊無暇日余在楚北時同僚靈寶許明府虎拜嘗改翰林口號一年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名只跕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尖風古廟跕班一身明月蓋紀實也

重字

重字古作二今則從丶乾隆中江西舉人姚近第二場第四篇重字未經填寫謄勘官簽違式應議武進劉文定公覆勘奏摺云此等本無應議明文第舉子決科墨

義理宜詳愼不得與自作行草書札概從兩點省文且
在題字中如不按題紙直寫卽應貼出除此卷照簽交
議並請
敕部明著爲令俾共識遵循
一揮九制
宋劉原父敞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子九人將下
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明劉主靜定之亦嘗一日
草九制筆不停書又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俟
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何百首原父論著流傳天壤而

主靜撰述無聞然明史所載章疏二篇義正詞嚴亦足垂不朽矣

金佗

吾郡金佗坊宋岳珂故里珂金佗粹編自序謂先王佩佗綬於鄂不肖孳紹封襲封則金佗乃因封爵取義後遂以名其居按爾雅釋訓委委佗佗孫炎謂佗佗長之美佗綬之佗意蓋本此今俗皆作金陀似誤

李安遠

唐李安遠慰官潞州都督懷州刺史卒謚曰安追封遂

安郡公諡與封𤰈犯其名史冊罕見

隋文帝廢長

隋文帝自謂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豈若前代多諸内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乃卒廢太子勇而立廣遂底滅亡則以聽婦言而惑佞臣也勇又多内寵干帝后之忌自啟釁階欲免於禍得乎

胡大海

保越錄述元呂珍守紹興拒明軍事甚詳時明首將爲胡大海縱兵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又發掘塚墓白

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狼藉而去其尸或實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戮斬汙辱者尤甚據此則宋之陵墓一發於元初再發於明初矣考明史胡大海傳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乃保越錄所載若此豈當日國史掩諱其惡歟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無再嫁者即此可見宮幃禮法之肅視唐世迥殊矣

歛

西溪叢話云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劒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劒辟咡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今按集中作劒汝而立於旁茅氏八大家本則作抱汝而立於旁抱字雖明顯易解不若劒字之典與

韓陵片石

庾子山謂韓陵片石堪與其語蓋指溫子昇所撰定國寺碑爲高歡克爾朱世隆紀功也今觀其文辭采華縟殊乏風力其末云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

固以傳之不朽終亦紀此無忘極意褒美至以天銷地淪相形措辭亦乖體要

范文正公子

宋今文有三絶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勇鬭之慈菩書各得父一絶范文正公之子各得其父一體仲子純仁得其德量三子純禮得其文學幼子純粹得其將略以視宋氏之子蓋遼勝矣

七月詩

七月詩八章章十一句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之

體皆備詩中言一之日二言二之日三言三之日二言四之日二言四月一言五月二言六月二言七月七言八月六言九月六言十月五言三月闕則以蠶月代之蓋天時與人事相權而後調燮之用精愛育之利溥也、

宦寺

漢以後宦寺之禍史不勝書然亦有賢者如漢呂強北齊田敬宣唐楊復光後唐張承業宋邵成章明懷恩覃吉何鼎李芳陳矩王安輩冊載稱美名著焉知人貴自立不患類之賤也

六駮

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正義謂山有苞櫟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余謂非獨此也詩凡山隰對舉者七阪隰對舉者二南山北山對舉者五皆不言及獸可知傳之說未若疏之說爲長

警枕

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與王賢相勃勞

正相同也

柏梁臺詩

聯句長篇始於柏梁臺詩詩凡二十六句句各叶韻時來材哉複二韻治之復三韻自大司馬迄上林令各就其職事言之至末二句郭舍人云齧妃女脣甘如飴語忽涉於褻東方朔云迫窘詰屈幾窮哉語又近於諧視三代以前君臣賡和之作相去遠矣

方術傳

水經注引鄧德明南康記虞耽爲交州治中元會至朝

化爲白鵠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步隲爲廣州惡之以狀列聞遂至誅滅然則王喬之鳧舄竟得天降玉棺百姓立廟何其幸耶後漢書方術傳語多怪誕蓋不免出於附會已爲葛洪神仙傳晚出之劉向列仙傳等書作濫觴矣

州箴

揚子雲十二州箴冀兖青徐揚荊豫益雍幽并交是也初學記所載多涼潤二州其潤州箴云蔣廟鍾山秣陵曲衍江甸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與此皆漢

以後事豈得謂子雲所作徐公碩儒當不若是之舛或
其書爲後世妄人所增有是誤耳

史越王表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史越王辭免太傅作表欲用侵
尋歲月七十有三未有對余有錫之父對以補報乾坤
萬分無一王大稱賞謝仮四六談塵又云呂成公求退
表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
黃門邦直明楊儀明良記則又謂劉文成公作表用蹉
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高峰和尚對以補報乾坤萬

分無一

火浣布鳳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則焚而火浣布鳳首木等獨得火不燃又火油得水焰彌盛錢武肅王嘗用以勝淮師

父子精相術

唐袁天綱客師父子精相術明袁珙忠徹亦父子精相術珙相人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技也而進乎道勝古人矣忠徹陰險與羣臣有隙即緣相法於上前齮齕之術雖精不足稱也

柳仲塗文

柳仲塗文近於艱澀蓋承五代猥弱之餘力矯其弊意在於古其理高其意而文辭之工拙不暇計也其東郊野夫傳曰年始十五六學爲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於手日漸自解之又昌黎集後序曰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二又再與韓洎書曰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惟足下與

我兩家開之學爲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三十年其學之專且勤如此宜乎倡一代風氣之先立言不朽也

陳壽不妄劾人

明刑部尚書陳壽爲給事中時言時政無隱獨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壽於成化時嘗劾去鎮守中官不檢者又劾萬貴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僧繼曉知其非辜不劾人也特不妄劾耳

輜重

輜重有三解前漢韓安國傳顔師古注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蓋以輜重爲兩車謂車以衣蔽之而載人重車則載物也釋名輜車載輜重卧息其中之車也輜厠也所載衣物雜厠其中也李善二京賦註引張揖云輜重有衣車也蓋皆以輜重爲一車而一則謂人與衣物並載一則謂以衣蔽車而兼載人物也今人以輜重爲行者載物之車是又於三說之外别著一說矣

韓侂胄函首 王金

韓侂胄既死將函首至金黃度以爲辱國倪思謂有傷國體樓鑰獨言姦宄已斃之首何足惜此君子一言以爲不知也

愛惜士子

福建長樂梁敬叔觀察恭辰勸戒近錄云嘉慶戊午闈鄉試新城陳鑑亭觀以臚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懷挾一包裹兵弁搜得獻之陳公取包裹置坐右謂兵弁曰既有懷挾應再細搜兵弁乃重檢考籃等稟曰無之陳因目廣文曰既無懷挾汝不

進去何待賡文乃領卷徑去而兵弁瞪視無一辭旁觀者皆稱頌不置夫科塲之搜檢前代即有之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官至倉場侍郎因憶嘉慶甲子科浙江鄉試阮文達公爲監臨時事絕相類第一塲點名時搜檢官某以士子懷挾之文字跪白於公公若爲弗見也者某乃起置文字於案公取視之正色曰此舊帳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嘗謂僚屬曰士子入闈能帶

文字不能帶福命

國家嚴懷挾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輩當仰體

聖主作人之意愛養爲先何可任意苛求罔顧大體乎

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貴壽考兼備一身也又道光壬

午北闈仁和蔣侍御詩爲科場巡號官有號役訐告某

士子懷挾文字蔣謂若果懷挾則當搜檢時諸王大臣

豈肯縱其入闈此必汝藏匿之物藉以挾詐耳立予杖

責而逐之是亦能以愛惜士子爲心者

喜雨志乎民

道光丁未科新進士　朝考詩題喜雨志乎民語本穀梁惟江西萬貝點明出處有勤民詠魯僖句以一等三名入詞林年已六十四

雙烈

嘉慶元年七月京師民崔升偕妻陳氏至杭州投親不遇無所得食同縊於西壁坊客寓錢塘縣令蔣重耀爲葬於萬松嶺側且作判辭以立案其略云其處太平何至謀生無轉計貝由狷介願甘駢首不求人雖匹夫匹婦之自經愚誠可憫然同死同生之大節理實無虧用

特捐廉卹爲擇地掩葬雙骼遂其夫潔而婦貞錫以一杯庶幾行成而名立仁和居南鄉茂才三變爲賦雙烈行有云生則異鄉死同穴一貧致死長鬱結一死守貧眞決絕錢塘江水表汝潔饋上萬松表汝節殉名殉夫總一轍士與女分視雙烈後士人於其墓傍立祠祀之大著靈應禱祀不絕先是乾隆時杭州有何氏子與鄰女高氏有盟約高父母別爲議婚女遂與何同時縊死仁和令唐仁植判令合葬讞語云目擊雙懸心憐其命民彝本由物則惟從一之足嘉王道原順人情尙有終

之能正教必豫蓮牛之牿踰閑難責諸蚩氓或殊芟
獮之歸節取弗遺於侗俗用捐廉精俾勃貞珉歌葛借
孔雀之詞文梓起鴛鴦之塚庶幾連理長榮南國一抔
永傍西泠一時傳爲美談好事者競登其墓或攜楮帛
奠之自崔墓興而何墓遂廢今并不能確指其處蓋崔
之死雖不得云正命而夫縊婦殉義烈足風視彼何郎
跡判貞淫固不僅以連理雙鴛供騷人之憑弔也吾友
孫瀛帆茂才謂聞諸故老云萬松嶺畔向有匪人夜劫
孤客俗稱打悶棍土人禱於崔祠屢顯靈驗由是待小

潛蹤行旅獲安此外尚有驅虎逐疫諸蹟果爾則有功德於民其歷五十餘年而香火勿替也固宜

傳述易訛

雪浪齋日記以李太白詩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屬之歐陽公特以晚易人以王灣詩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屬之靈澈特以月易日以暮易舊又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徐師川詩也中州集則以屬之張公藥傳述易訛往往若是

民之父母

州縣署舊有聯云最防官折兒孫福難副人稱父母名
語意警切嘉慶間秀水邑令某初至頗著仁聲士民贈
以扁云民之父母未幾改操廣通賄賂或於其扁側題
一聯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後被劾去

西游記

西游記推衍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爲勝相傳出元邱
眞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
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
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

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叉多准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邱氏自有西游記見道藏

嚴石帆詩

吾邑嚴石帆明經光祿性耽吟詠文場久困益刻苦爲詩尤長於五律如夜飲余養眞肆耕草堂云回首平生事爲歡只友朋深村涼夜酒細雨草堂燈舊侶稀堪惜吟懷老倍增一尊共相賞此外復誰能秋夜云忽又流光換飄蕭鬢已殘浮生垂老易盛世見才難河漢影相隔梧桐陰自寒西風動瑤瑟幽怨不禁彈格老氣蒼不

壁凡近斷句如鐵巖云春深吳苑樹煙鎖太湖山贈鐵
隱上人云禪心窻外菊詩意畫中山舟泊吳興云細火
橋邊市疎鍾郭外山三押山韻皆妙

青腿牙疳

咸豐乙卯年吾里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齦腫爛兩腿
青腫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烏程温醉白口診之謂病名
青腿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
又一臧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
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

著醫宵博覽論會述及之吾鄉罕有此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馮侶笙詩

南海馮侶笙明府錫鏞豪於詩官太平時與錢塘范春船學博元偉論詩甚契吟筒往還無虛日所刊于滇集二卷乃捧檄釆銅滇南紀行之作也五言善寫景七言善寫情如礮子箐道中云亂山圍故壘老木臥殘垣黔陽雜詠云天驅三伏盡地劃萬峰開留別太平士庶云身如遊客志程遠情在蒼生惜別多秋日偶成云酒緣

悶酌翻難醉棋爲愁敲更易輸蒼梧留別鄧星槎云與我相同惟宦况羸君如許是鄉愁皆爲集中警語

竊人之書

竊人之書爲已有自昔已然如虞預之竊王隱郭象之竊向秀何法盛之竊褚生宋齊邱之竊譚子是也元明以來如吳澄三禮考注晏璧曾有之倪士毅四書輯釋胡廣等襲之唐汝詢詩史顧正誼據之張自烈正字通廖文英攘之張岱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近代王尙書明史稿實萬季野所纂也傅觀察行水金鑑實鄭芷

唾所撰也王履泰畿輔安瀾實戴東原所著也此皆彰
彰在人耳目者
轉敗爲功
宋與金議和种師道勸欽宗乘金師度河半擊之不從
日異日必爲後患比京師城破欽宗思其言嗟痛之元
兵圍襄陽危急汪立信說賈似道遣兵五十萬沿江距
百里而屯刀斗相聞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似道不
從元師遂渡江深入伯顏知立信之策歎曰使果用我
安得至此明李自成陷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撤甯

遣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過寇即京師警旦夕可援給事中吳麟徵力主其說輔臣陳演魏藻德謂無故棄地二百里不可麟徵復為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不省比賊勢日偪帝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而已無及矣此三策者皆可轉敗為功而乃以淺見沮之卒底於亡是豈得僅諉之天命哉

援述傳信

蔡中郎自言為人作碑未嘗不有慙容惟為郭有道須無愧韓昌黎文劉乂譏之為諛墓虛辭悅人知賢者亦

不能免嘗觀尹河南劉彭城墓誌云某譔述非工獨能不曲迂以私於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累其實此則所謂修辭立誠可爲譔述者法矣

討武曌檄

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云陵土未乾訓誓在耳駱賓王討武曌檄演作四句云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可謂善於脫化

石敬塘杜重威

石敬瑭爲李氏壻乞師契丹以滅唐杜重威爲石氏壻乃亦降契丹以亡晉天道之不爽若是

單傳

漢揚雄五世單傳童烏旣没繼緒無人周䰟自曾祖父揚至䰟孫恂六世單傳皆知名此後不聞有濟美者孔子之子伯魚七傳至鮒始有弟子襄以上俱單傳迄今胄裔蕃衍英彥世出蓋盛德之後積久益昌非常人所能竝也

臭山如怒

郭熙論畫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惲平叔格改如滴為如怒竊謂摹雨後之景滴字為勝若當晴杲炎赫之時怒字尤肖其眞詩云夏雲多奇峰蓋亦於怒字意為近

秋鴻館詞

杭州武林門內天后宮棟宇宏敞雖在城市境極靜僻余已亥秋曾寓居於此北廂之壁有丁兒堂諸君題詞讀之想見當時文讌之盛恐日久湮廢備錄之以貽同好秋鴻館詞調寄滿江紅并序西湖勾留有年矣秋九

月同人畢集翁篷蠟殿酒樓禪崛游必竟日聚必卜夜會合之樂得未曾有入冬將各散去金谿補官北上遂樓赴維揚小茗歸棲水丹生返婁東九能歸吳興春穀入都門驪泉與余歸禾中念良會之難再相與倚聲作者有七湖山戀人蒼然雲表朔風初厲違懷何如嘉慶戊辰十月既望丁子復識鴻影連江郤都被西風留取肯浪擲爪痕點點秋光輕負一　月閒心鷗外遠兩湖清響尊前有悵臨風何處覓坡翁頻搔首　屐不折穿雲走船不繫搖風久向亂泉聲裏禪關徧叩坐到南屏鐘

動處飽看西子妝成後問靑山別後倚晴窓相思否嘉興

丁子復 橫笛江城又攪起離愁千斛乍傾倒同岑小住見堂

澢醪共漉夕照峰頭烏下靜秋聲樹裏東西屧憑更闌

不厭把新詩三過讀 誰挑得蕉林鹿誰認取柯亭竹

嘆匆匆分手雲龍難逐風月且談今夕事升沈莫向君

平卜唱驪駒寒色上征衫腸廻轂仁和王崇木鑒泉 秋膸無多

掃敗葉不容停着恰意外萍踪三兩湖山棲泊名字蚤

從香國飲性情別向塵樊鑿倚疎狂一例結告䒢誰繩

削 英靈氣王郎斫圓妙想鄱陽謫儻瀾翻肩陥總諧

牛鐸襟上酒痕淒似雨江邊帆影明於鵝繞天涯何處

乏新知泮非昨開化戴敦元金谿 鴈叫霜寒已看到六出圓月

天付與湖山詩酒一時清絕儔展頻來今舊雨對床莫

辨雲泥客況迷胡放棹豁雙眸楓林色 燕臺路風塵

隔鴛湖畔煙波濶問茫茫後會者番堪惜我向西州應

慟哭時得婁東汪照庭計 人過北郭傷離別待重逢何處續前游

詩鴻跡錢塘王槐丹生 如此湖山能幾度良朋勝游纔盼到酒

香篆熱已是殘秋舊雨叢消黃葉路新寒夢醒白蘋洲

正風前一笛弄淒清人倚樓 婁東水家向浮竹西月

客還留更蹇驢衝雪遠度蘆蒲叢菊怕沾羇旅淚疎楊

難綰别離愁把片情且付與煙波隨去仰仁和李葦西齋芾芾

霜風吹落葉敲窗如雨頻喚酒燒殘紅燭已經幾度杯

底破除千載恨城頭留戀三通鼓約明朝小艇更看山

西泠路　歡娛事元無數别離恨長終古算雪鴻萍水

且休回顧此去諸公須愛惜後來我輩休厪士再十年

重與證前盟煩鷗鷺歸安嚴元照修能　棹入西泠暢好是秋光

濃候合便把杖頭錢挂聯來吟袖花港畫船人未遠嶺

洲漁笛吹來又膹谷狂懷抱未消除還如昔　南屏路

尋僧走萬峰頂攜樽就愛吟詩聲裏晚鐘清透好句欲分紅葉艷遥岑已共黃花瘦奈鞭絲搖動各天涯分襟縣代州馮振孫春穀

張孝廉

嘉興張孝廉爲衢英才卓犖人皆以大器目之嘉慶丙子秋試中式揭曉後數日即卒一月間速喪其子女妻亦自縊以殉惟一老母存焉其同年平湖高孝廉一譜慟以詩曰仙才合守舊青瑣愁殺生平欠宿緣怪爾文光騰萬丈一時冲破玉樓天連理枝開頃刻花傷心最

是折蘭芽獨拋白髮燈前坐地下依然聚一家令人不忍卒讀

郎蟹

安吉郎蘇門觀察葆辰畫蟹入神品人皆寶貴之稱爲郎蟹自題詩亦多佳者錄其七絕二首云秋來不減持螯興願學東坡守戒難聊借硯池無數墨寫生且作放生看橙黃橘綠稻花疏一盞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來應不憶鱸魚

吳澹川詩

秀水吳澹川明經文溥詩品高遠阮文達公謂爲兩浙詩人第一著有南野堂詩集五言如桐影方流月琴聲不見人鶯啼春去後客到雨深時江湖多落木風雨急歸舟暮雨啼禽緩殘春過客稀峽雲開曉色關樹老秋聲鳥飛風未定人語月初生别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七言如并州鴈到楓初合江上人歸橘又黃青山獨行路不盡白日欲暮春無多一笑身家書卷外半生心事酒杯閒皆清逸出塵吳自言幼嗜吟詩三十歲而成癖寢食都廢嘗有示兒詩云秀才衣鉢傳三世遊佛功名

隔一塵除卻驚人詩句外平生事事不如人可想見其用力之深矣

六舟僧

杭州近日詩僧首稱海甯六舟達受工草書畫梅尤精金石篆刻得懷素大小草書千文墨蹟鉤摹上石賦詩紀之有自喜不貪缸面酒莫教蕭翼賺蘭亭之句阮文達公稱爲金石僧江夏陳芝楣中丞鑾嘗延主吳門滄浪亭畔大雲菴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贈以聯云中丞敎作滄浪主相國呼爲金石僧後又主西湖南屏方丈

厭酬應之煩退居海甯白馬廟吟諷自得人皆重之

張解元詩

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家居新篁里嗜奇好古自商周以來至近代凡金石書畫刻削髹飾之屬無不搜聚構淸儀閣藏之各系以詩其題黃文節公書新篁暫閣自註竹高八寸二分濶二寸四分字高三寸三分濶二寸二分嘉慶辛酉從諸城相國所藏文節書劉賓客伏波神祠詩墨蹟摹得云誰鐫寒玉半規如兩字涪翁老筆餘存客臨摹須閣學此君擡舉自中書鐙前萬蠆蠅頭細窗外千竿鳳尾疏爲喜嘉名符小里愛渠吾亦愛吾廬袁永之

北征圖 絹本橫卷高六寸七分長二尺五分陳道復畫宜文壽承彭寅父顧華玉錢貴湯子重湯子屢陸芝王雅圖金元賓袁邦正袁尚之袁補之袁與之諸題詠 嘉靖四年乙酉科袁永之袞領應天鄉薦 云匹馬胥臺賦第一此其入都時諸友人送行作也
北征旗亭楊柳故交情文章門第傾耆舊風雨河橋夢弟兄早歲應須成富貴傳人何必溝功名十年三上長安道愁聽陽關疊幾聲筆意清俊兼饒情味

志書

國朝志書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靈壽志不登寺院黜異端也不載坊表尚關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

如樂毅報燕王書之類欲人博求之典籍也體例最嚴
會稽章實齋學誠作永清志敘例有云近人輯志藝文不
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因力爲釐正別其文徵其識亦
卓近時烏程紀石齋磊震澤沈退甫眉壽作震澤鎭志
以列女載流寓釋道之前亦足矯流俗之弊

秋鳥

吾鄉土產秋鳥味絕鮮美出乍浦陳山麿康僖公墓當
是日本國所產秋來春去初至剖其腹猶有青椒大者
名鼓毛鷹亦曰鷓鴣中者花鷄小者鑽籬詳檇李沈李友

檇李詩繫附考此物惟宜碎切冡膏和糖霜椒末漬以酒罋蒸食或細切調雞卵蒸食亦佳有耆西人購數瓶歸家炙啖之枯勁無味詫爲不佳盡棄其餘傳以爲笑吳江郭頻伽明經麐嘗與諸名士賦秋鳥詞一時推爲絕唱其詞云荒林落照認牢樹蒼茫一羣驚噪纖微鳴絃已有弋人尋到附村馬曈披縣好算總輸酒邊風調蜀薑鳴釜吳鹽點雪檣瓶開了　問何事輕離海嶠有綠衣同戲紅椒堪飽萬里頭顱來博樽前人笑雲羅滿地西風早想江湖羇雌多少料應夢斷蠻天一角暮煙

祖德

彡石公幼時即爲愚汀公所鍾愛乾隆丁酉登賢書愚汀公已不及見秋畦公作詩示彡石公曰記否垂髫日桑楡祖暮齡陶潛歸乞食伏勝老窮經顧汝扶鳩杖呼予過鯉庭與宗期此子倚枕重丁甯風木增吾痛思親游泣然一官遨薄祿十載隔重泉淸白遺家訓丹鉛記手編勉旃懷祖德從此著鞭先彡石公晚年每一誦之輒爲隕涕不已

天時

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芒種後丙日起霉小暑後丙日斷霉夏至後一日起時三日初時五日三時七日末時必有南風逾旬方止謂之起𧼈風卽蘇詩所謂萬里初來舶𧼈風也夏至後三庚起伏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冬至日起九九八十一日大寒後逢戌起臘立春日止有謂春分秋分後戊日爲社夏至後五庚爲末伏者非也

酒令

蔡寬夫詩話謂唐人飲酒必爲令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嘗與友人宴飲效此爲令僅得二句曰山出器車曰一二臣衞

費宏

費宏三入內閣其卻錢甯拒宸濠忤張璁桂萼峻節卓著無愧名臣惟大禮之議頗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不得與楊廷和蔣冕毛紀石珤等以直言去位惜矣

詩

焉字古有以爲發聲者如禮三年問焉使倍之周禮秋官之屬行夫焉使則介之荀子非相篇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淮南子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是也當塗徐位山徵君文靖作之乎者也矣焉哉語助七字詩十四首引據浩博惟焉字語助當作尤虔切而詩中多用於虔切者如焉支焉逢焉見焉知焉甘之類蓋以作尤虔切者搜索尤艱也然荀書獨未引及殆偶遺之歟

寡能克衆

段會宗以三十餘至昆彌所手劔擊殺番邱傅介子以
二壯士刺殺樓蘭王薛萬均以死士百人走竇建德二
十萬騎王君廓以十三人破賊萬馬璘以五百部士敗
史朝義師十萬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陽劉弊以十二
人取金信陽城岳少保以五百騎破金兵五十萬寡足以
克衆惟智勇兼備者能之否則行險輕進鮮有不敗者
公
父稱子爲公見鼂錯傳君稱臣爲公如漢文帝稱田叔
武帝稱車千秋等史不勝書至宋哲宗時宦者朱用臣

謚議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之語措詞尤失體

史記複見之句

史記複見之句往往有更易其字者如商君列傳家給人足平準書貨殖列傳則云人給家足楚世家三年不蜚蜚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滑稽傳則云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秦始皇本紀飯土塯啜土形李斯列傳則塯作甂形作鉶自序則云食土簋啜土刑至高祖本紀自序皆云撥亂世反之正而自序有云匡亂世反之於正留侯世家運籌策帷幄中贊

云夫運籌筴帷帳之中一篇之中亦自不同

兩浙輶軒錄

阮文達公督學浙江時裒集十一郡本朝已故名人詩爲兩浙輶軒錄凡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胡書農學士之爲人蒔唐上舍濤古歡書屋詩亦采入錄中學士賦詩以誌云天教浙水啓龍門文士泉臺盡感恩一代登樓操選柄千秋覆瓿慰吟魂家無專集名難假才偶同時例不存條例凡詩無專集及生存者不入選甲乙編排微意在續修留待後賢論國風

從此補三吳尚有𢧐娥未摭無一品集𦘕存留里條例凡名公鉅卿集足單行者祇選四壟家小輯江湖藝林採備有關出處數詩以存梗概

他年志詩派分添此日圖感極樗材荷培養更蒙裙拾

到潛夫

葉杏堤

同邑葉杏堤茂才文照篤志好學家貧授徒爲生書督館課夜乃自課恆達旦不寐每應試被放輒哭泣數日自爲之賦常云若得登科錄中題名雖死何憾竟以力學得瘵卒年未及三旬其友徐瘦生茂才照挽之云一

生祗爲名心死大極惟將惡字除語甚沈痛棐作小詩
亦有致嘗記其春雨遣悶一絕云陣陣風吹簾雨斜薄
寒簾幕濕陰遮空庭盡日無人到獨倚闌干數落花

高伯平

墓誌銘每乞顯者爲之多飾說不可信吾友高伯平明
經均儒自爲妻墓誌銘手書命其子行信篆額并刻語
獨簡質欽鮮尤眞摯動人聞高均儒妻姓陳氏秀水人
父諱燿母氏畢妻以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生九歲
喪父十三歲字均儒即就育于吾母明年妻母卒又明

年母命成昏禮越二十有七年而妻卒時爲咸豐二年

四月壬午年四十二子行忠行信行篤行信嗣從兄緗

儒女玲字孫慶豐三孫殤今卜於四年正月辛丑從吾

母葬于海鹽縣元保山先兆之側銘曰之子歸予方笄

兮吾母顧之而尤憐予孤寒以客游兮恆千里而經年

歲時歸省晨昏兮母謂婦職之罔愆迄過吾母之慈愛

兮彷彿猶聞乎斯言即斯言以銘幽兮已足禮之于之

賢伯平先世由閩徙浙今隸籍秀水游清江最久楊至

堂河帥以增重其學行與訂忘分之交屬校刊書籍甚

多

藥忌

吳江徐靈胎徵君大椿謂醫藥爲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敬愼今乃眩奇立異欲駭愚人耳目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舉數端以示儆戒

人中黃腸胃熱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藥則徒以糞汁灌人而倒其胃矣　人中白飛淨入末藥若煎服是以溺汁灌人矣　鹿茸麋茸俱入丸藥外症瘧症偶入煎藥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熱毒時痢腐腸而死　河車臍帶補腎丸藥偶用今入煎劑腥穢不堪又臍帶必用數條肆中以羊腸龜腸代之　蚯水大寒傷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陽明熱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兒死者入

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條酒沖已屬不典今用三四十條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蠐螬郎桑蟲蝎子胡蜂皆極毒之物用者多死間有不死者倖耳石決明眼科磨光鹽水煮入末藥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劑何義白螺殼此收濕糝藥亦入煎劑其味何在雞子黃此少陰不緣引經之藥今無病不用燕窩海參淡菜鹿筋丑筋魚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藥劑必須洗淨極淨加以薑椒葱酒方可入口今與熟地麥冬附桂同煎則腥臭欲嘔醋炒半夏醋煅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傷肺合人聲啞而死橘白橘內筋荷葉邊枇杷露查核扁豆殼此皆方書所棄今偏取之以示異余按徐氏所指誠切中要害惟海參淡食最能益人嘗有食之終身而康强登上壽者惟不宜與熟地等藥同煮耳又批

杷露治肺熱咳嗽獲效頗速似不當在屏棄之列

世其道德

昔人謂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宋有呂氏韓氏明有孫氏然袁之有術柳之有璨韓之有侂胄實爲門戶之羞此皆在於季世殆因乎國運歟

朱瓣香詞

山陰朱瓣香同年守方才藻絕俗登第後遽下世嘗於秋夜枕上戲詠聲字用獨木橋體作醉太平調詞十二

解殊有別情漫錄於此高槐怒聲修篁恨聲蕭騷葉墮堦聲破牕兒紙聲　洸洸鼓聲寥寥磬聲小樓橫笛聲接長街柝聲　鄰猧吠聲池魚躍聲啾啾鳥棲聲竹籠鵝鴨聲　蟲娘絡聲狸奴趕聲墻根蟋蟀吟聲又空梁鼠聲　重門喚聲層樓應聲村夫被酒歸聲聽雙扉闔聲　繡牕剪聲芸牕讀聲孀閨少婦吞聲雛兒啼乳聲　啁啁呢聲喃喃夢聲咿唔小女嬌聲有耶娘惜聲　盤珠算聲機絲織聲松風隱隱濤聲是茶爐沸聲

風鳴瓦聲人離坐聲箇盤叩響進聲想殘煙管聲

床鈎觸聲㽇鏁蕩聲簷前玉馬飛聲似丁當珮聲　空

堂颯聲虛廊颭聲花陰濕土蟲聲作爬沙蠏聲　遥聲

近聲長聲短聲孤衾捩到雞聲盼晨鐘寺聲

君

君尚書稱辟稱元后稱皇帝詩經稱天子禮記稱后王

戰國策稱陛下史記稱上稱巨公漢書稱朝廷稱天辟

稱至尊稱聖上稱縣官後漢書稱上帝稱天公獨斷稱

天家稱大家稱官家三國志稱明上魏晉六朝時稱官

稱殿下後魏稱皐上左傳讖稱君天北史稱大尊唐時官

中稱宅家唐語林稱崖公

父

父爾雅稱考戰國策稱公列子稱家公史記稱翁韓詩外傳稱先生廣雅稱爹爸爹奢方言稱倰晉書稱大人魏晉六朝時稱尊陪四紀傳稱多北史稱郎北齊書稱兄兄舊唐書稱哥古詩稱耶闔俗稱郎罷關東稱罷罷吳俗稱老相又稱爺爺稱阿伯北方稱老子江州民稱大老韓昌黎祭女挐文自稱阿爹周易稱父母爲嚴君今則專以稱父矣

母

母爾雅稱妣詩經稱母氏廣雅稱媓毑婢嬭媪姐金史稱阿婆古詩稱姖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稱阿嬭漢書稱嫡母爲民母北齊書稱家家漢書列侯子稱母爲太夫人陸放翁家世舊聞稱庶母爲支婆

疾風知勁草

猗覺寮雜記云疾風知勁草有五事謂後漢王霸南史庾仲遠唐蕭瑀裴諝李絳也按隋書楊素傳素平漢王諒帝手詔勞素云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

臣公得之矣蕭瑀傳所云太宗賜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當本於此

畫狀元

唐岱號靜巖滿洲人官參領工山水聖祖御賜畫狀元見胡書農學士國朝畫院錄

贅人獄

霍邱范二之爲某媪贅壻逾年忽不見范父訟於官縣令王某雇乳婦爲媪同村人問以媪壻事曰聞之鄰家

知以姦被害王信之嚴刑拷訊范某氏供與義兄韓三有姦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剉碎其骨焚化其肉以滅迹韓三與媼供皆同旋於其房後檢得碎骨定案達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爲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達臬司時秉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少保鞫之供如前惟犯無戚容供詞太熟疑有寃反覆閱牘得間曰死者肉焚骨剉固已脇胃肝腸等物何在耶復以是訊之犯皆愕然供各異詞公曰是眞有寃矣遂停鞫以符越半載突有人至臬司大堂哭喊問之卽范二之也思負博

進他道探知家難特來前寃獄因是得解使因犯無翻供定案申詳立殺三命則院司得重咎府縣且擬實抵一時無不服公之識并謂有盛德者必有厚報是時公年五十餘尚未有嗣次年舉一子名曰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公中乾隆庚子進士銘皖中道光庚子進士公年八十餘重遇恩榮宴父子相隔六十年作同年爲

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鉅案之德也乎公從弟檢齋大令道融疆恕堂文稿記此事甚詳因節其略

湯火傷方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輙效表弟周蓮史太史士炳爲余言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衆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徧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塗時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李司馬

羅江李石亭司馬化楠以進士宰餘姚有循聲復攝平湖縣事前令某七年積案三千有奇司馬計日定程早午聽決訟各數事縱民觀聽三月盡理民爲之語曰雲霧七年三月見天嘗言居官有六字訣眼到身到心到行政以仁愛爲主不輕勾攝曰堂上一點硃民間數點血也乾隆壬申分校浙闈得嘉興李虹舟祖惠卷呈薦主試李鶴峯宗伯因培遂定爲元榜發知爲浙中老宿宗伯賦詩慶司馬得人云吾宗有墨綬岷峨發精英乍如得荆璞價重十二城遺我其欣賞古色果崢嶸司馬

和云兩浙文才藪此卷超羣英想見腹便便何處擁百城席奪五十重意氣猶崢嶸

鄭笏君詩

烏程鄭笏君孝廉祖球高才短命其弟夢白中丞裒遺詩刻爲紅葉山房集佳句如過清涼寺云危石下秋瀑幽篁深夕陽渚漁云魚飛挾風力湖黑勁雷聲入菁山云四圍半僧寺一徑萬梅花獨對亭夜坐云絕壁松濤晴亦雨空山蟲語夏如秋表忠觀云魂魄猶思造南宋文章何幸遇東坡古壁云畫像陰森神鬼守詩題漫漶

姓名虛語皆讐特

葛壯節公

山陰葛壯節公雲飛爲定海總兵以父憂去官逾年𠺕夷陷定海大府以書屬公墨經從軍事公方督耕田間郎趨歸白母母張太夫人曰金革無避汝受國恩厚行矣勿復疑遂詣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間又以計俘夷軍師安突得夷大驚擾公設計請乘機收復巡撫爲不能用已而有通市之議大府命公率所部往收定海而以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

總兵鄭國鴻師師協守時道光辛丑二月也公以南道頭空曠增築土門又請自竹山門至翁箬山徧列礮縣治後曉峰嶺築礮臺以杜侵越小竹山門下塞其江路對土城諸島均置防守使夷舟不得近謂必如是則定海可固督師裕謙以費辭則請借三年俸廉與鎮督師慫曰是挾我也堅不許八月夷再犯定海衆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飛書大營請濟師督師疑其張大戒死守毋望援公誓戰六晝夜日僅啖數餅耆老有煎餈以進者公拔諸水與衆共飲之士卒皆感奮戍戍天大

霧夷全隊逼土城公開風帆海水聲知夷艦將至礮擊
焚之夷倏遁分道攻曉峰竹山曉峰無礮夷衆奪間道
上并攻破竹山門遂下薄土城時土城兵分守他所麾
下僅二百人公率以拒敵持短兵奮呼而進殺戮無算
至竹山門方仰登一酋長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徑
登酋賊乃以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盌前後四十餘創遂
卒定海義勇徐保夜跡公尸於竹山門兩霽月微明見
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上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睒睒如
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負之

起乘夜內渡大吏護公喪還山陰張太夫人一慟而止曰吾有子矣時王鄭二總兵皆死難而公死尤烈事聞上悼甚賞加提督銜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長子以簡文舉人次子以敦武舉人予諡壯節祔昭忠祠且立專祠以祀

御製祭文云朕惟良臣蹇蹇昭大義於匪躬鉅典煌煌沛鴻恩於賜䘏唯忠貞之克篤斯褒予之重申爾原任浙江定海鎮總兵提督銜葛雲飛識邃韜鈐律嫻步伐初膺甲第旋攝水師薦牘屢登不愧干城之選崇階洊

陟疊巘綸綍之榮邇以螳怒當車蛙鳴自井念兵戎之未靖賁驃騎之先驅叱咤風雲施壯士天山之箭超騰矢石帥丈人地水之師同仇者一德一心賈其餘勇連戰於六晝六夜誓不空還軍鵝鸛而皆驚賊鯨鯢而待掃方謂金精氣壯雖拔㕓下之塵何期石鼓聲沈倉卒矛頭之慟忠魂不返毅魄猶譽覽奏心傷為之涕霣畀殊恩更及其子式燠淅綸命大吏常恤其家重須內帑秩均一品義設專祠於戲鼓鼙思將帥之臣易名兩字俎豆視功宗之禮炳節千秋靈如有知尚其歆格

天語褒忠至優極渥同時避敵偷生之臣讀之當益滋愧矣

郭參政詩

長洲郭參政諫臣明史無專傳其發嚴氏姦狀事附見林潤傳中有詩集四卷鈔入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載本末而朱竹垞太史明詩綜沈歸愚尚書明詩別裁皆未采入今錄四首於後秋日都門送別有感云爲送南歸客翻憐北駐人白雲凝望遠華髮共愁新落日湖邊橋秋風江上蓴何時返初服

吾亦任吾眞夜宿儀眞公館云風色曉來定濤聲聽漸平大江當縣繞片帆向人明柏府寒烏集松階夜鶴鳴沈吟燈下坐多少別離情柳枝詞云河橋青眼幾窺春淡著煙光別樣新留卻長條休浪折春來多少遠行人送王司業同年北上云江上西風動客旌故人相對眼俱青一杯贈別休辭醉世路於今畏獨醒又斷句蘆岸近沙頻下雁漁村隔水遠聞雞十里暖煙迷竹塢一篙春水沒魚梁皆清逸可誦

何小山詞

青浦何小山上舍其章精醫術尤工倚聲著有七榆草堂詞歿後其兄書田茂才其偉刊行於世予最愛其題西溪漁隱圖菩薩蠻云玻瓈冷浸蓮湖月鱸魚風起秋波濶流水繞漁村蓼花紅到門 言尋棲隱處寄向煙中去疏柳挂斜暉扁舟猶未歸送春和朱淑眞韻蝶戀花云一寸柔腸愁萬縷才得春來又送春歸去借問東風和柳絮卷將春色歸何處 打起枝頭雙杜宇聽到聲聲總是淒涼意告愬落花花不語西樓日暮瀟瀟雨一寫景一寫情各臻其妙

海螄詩

詠海螄前人罕有佳句閩泰徐新齋觀察同年之銘詩獨擅長如七層塔湧螺紋細九曲珠穿蟻穴勻高篠犀痕羅剎齒小盤蠡樣釋迦頭皆新警奪目

倒用印

段秀實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以追朱泚所遣之兵令言時爲將軍是以司農印詐爲將軍印也五代史周本紀倒用留守印李崧傳倒用都統印則皆僞作詔書而以印詐爲天子璽矣蓋當軍興擾亂之頃故

得假以約衆耳

周南鄉詩

周南鄉茂才幼以神童名嫻吟事家貧客游足跡半天下所至名公卿爭迎之著有抱玉堂詩集斷句如送鄭漁帆司馬得告還里云才子偶將官作達高人多以病爲名三十初度云家累催人兒女大名場責我友朋多挽吳𣪊人祭酒云湖山氣併文章秀天地恩容出處寛語皆俊拔

長人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左傳杜註謂長三丈公羊何注謂長百尺穀梁范注謂長五丈四尺據國語仲尼稱譙僥長三尺大者不過數之十自當以杜說爲正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夏默乞活人護磨那胡人申香奄人皆長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殆即長狄之種類歟

高斗樞

明崇禎初鄞高斗樞爲長沙兵備副使時土寇蠭起長沙止老弱衛卒三百城庳雉堞盡圮斗樞至建飛樓四

十大修守具臨蘄賊艘二百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卻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峰等撫定餘衆十四年進按察使移守鄖陽鄖被寇且十載屬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斗樞至甫六月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與知府遊擊等分扼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十五年至十七年李自成四攻鄖卒不克而去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夫以如是之才僅使局守偏隅而庸劣如熊文燦楊嗣昌輩轉握重兵以討賊安能免於僨軍誤國哉

明崇禎朝五十相文震孟最賢入閣三月遽罷而奸如溫體仁輔政乃至八年之久是猶病劇而投以峻削之劑欲不亡得乎

王紹宗

王紹宗寫書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致贏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叔之不肯赴幾爲所殺後事武后官至秘書少監乃與張易之兄弟交結見廢始樹介節而終隳令名則以不能擇人故也

王僉事

明崑山王僉事志堅窮經辨志有古儒者風官南駕部
時雅不欲以游閒談讌把玩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
以勞神譁世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舍郎爲讀史社
九日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借
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讐盈箱堆几嘗賦懷李長蘅詩
曰一編餘故簏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垂門閉
誦之可想見其居官況味凡爲閒曹者當以僉事爲法
庶幾術業不分而身名俱泰也

山濤王戎

山濤之稱王衍也以爲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王戎則以爲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褒貶懸殊即此可判二人優劣而晉書乃謂戎有人倫識鑒噫過矣

玉堂

漢玉堂乃天子所居又爲嬖倖之舍文翁立石室曰玉堂則又爲講舍宋學士院有玉堂太宗曾親幸又飛白書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歐陽公詩云金馬竝游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是玉堂遂專屬之翰林

玊

後漢書司徒玊況玊音肅、在中畫之上今世所行汲古閣本誤刊作玉王工亦从王說見正韻而正字通駁之今坊本皆、在中畫之下道光乙巳會試第三題丕於治國家四句御筆書玊人之玊獨、在中畫之上可以正流俗之譌矣

太上感應篇

元和惠松厓徵君棟太上感應篇箋注引顧歡堂誥以

爲太上者太古上德之人是書乃修眞者述太上之旨而爲之尙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背義者以此思憂實小人之禍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曰感應余按太上感應篇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其言禍福與聖人餘慶餘殃之旨同注者多人惟徵君所箋闡發精深敷陳古雅其體有散有駢有韻語要皆擷經籍之華示躬行之準洵有裨於後學而不得與尋常勸善書並觀

吳越

吾鄉爲吳越之地聚訟紛紛惟梁氏玉繩之說最核云

昔人以錢塘爲吳越之界唐釋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蓋爲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句所誤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西至姑蔑

三字字

湛園札記謂張天錫字公純嘏乞伏慕末字安石跋三字之字古今僅見此二人余按北史三字字甚多周文帝子十二人皆三字字如孝武帝字陀羅尼武帝字彌

維堯之類義皆難曉惟公純嘏文義可通至宋劉伯貢父兄弟曰伯曰仲卽五十以伯仲之義不得謂之三字字矣

藏書

藏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唐杜暹云鬻及借人爲不孝語何隘也宋李常積書萬卷於廬山以遺後之學者不藏之藏其識遠其量宏矣

表章苦節

歸太僕書張貞女死事惜其爲强暴戕害而邑令不爲申雪又作張貞女獄事張貞女辨復與唐虔伯李浩卿

嘉定諸子殷徐陸三子等書詳斷論之後果以諸生言正姦人胡嚴罪而貞女之節大白於世乃明史不采入列傳又太僕集中如宣曹章陶沈節婦王升烈婦碣傳皆極意經營之作所以發幽光而維持名教也而史多不載因歎古今來苦節懿行歿世無聞者何可勝道此數人者猶幸有太僕表章得垂不朽耳

李杜

黃棠明碧溪詩話云李太白文章豪逸眞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眞忝竊也此論誠

然然猶未足以盡之少陵篇什固多忠君愛國之辭韙其褊躁之性見之事爲恐亦無裨實用觀其上疏力救房琯稱其才堪公輔言竟不售而太白救免汾陽卒賴以匡扶社稷厥功甚鉅是豈少陵所能幾耶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辭旨明切足資勸戒至其歸心篇尊崇釋氏謂非堯舜周孔所及且云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謬妄乃爾實爲全書之玷

一代奇才

胡天游徵君自言爲古文學韓昌黎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前人如王阮亭朱竹垞詩文偏摭其疵痏時桐城方望溪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以故忌之者衆全謝山太史至詆爲夫已氏平心論之望溪之文高潔固一代正宗天游之文雄傑實一代奇才觀其與朱孝廉書云近世于文章絕無解者但得豎夫[illegible]兒塗巷語言乃謂之工反是乃謂之不工工不工慎悖若此彼其作者肯徒爲之耶河東碑饒娥范睢傳皇甫嵩妻

李習之傳楊烈婦雖古今傳之其于辭猶未工僕嘗觀三國志注五代史皇甫士安敘龐娥親歐陽公敘李氏與習之高愍女碑激發盡意可爲工矣假出自今世使衆讀之必有背嫉交訾深相不耆者嗟哉凡人行事自聖賢豪傑忠臣孝子悌弟信友奇行異節欲傳聞于後要不能不藉文以傳今之俗人知託乎文矣顧惜其能者偏妒其不能者徼清陋鄙一至於此可爲憫笑云云持論若此宜文之不諧于俗也

程篤軒詩

同邑程筠軒茂才拱寛工詩晚歲精研醫理求治者踵至壽臻大耋詩集散佚偶於友人案頭見其殘稿二首急錄之將進酒云君飲酒我歌詩勸君頻舉金屈卮醉鄉別有一天地樂處不許凡人知左手攜劉伶右手招阮籍空囊無一錢杯中之物不可缺吏部醉臥酒甕邊翰林自稱酒中仙古人曠達乃如此肯與禮法之士相周旋繁花滿林倏焉委路紅顏少年傷心遲暮人生有酒且須飲美景良辰莫虛度明星煌煌照西廂錦筵銀燭添幽光夜如何其夜未央清歌一曲梁十觴樽空舉

瓢酌天漿遷居感賦云男兒的是可憐蟲三十頭顱未
送窮虛向懷中藏故刺誰從爨下賞焦桐酒稱大戶千
鍾少詩號長城五字工惆悵立錐無地可滿天風雪響
哀鴻

靈星門

聖學櫺星門嘗作靈星門上元程綿莊徵君廷祚嘗辨
之云詩絲衣小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
下祀靈星後漢書注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
星宋史禮志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置靈星門至理

宗景定閒移用於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建康志金陵志並云聖廟立靈星門元志誤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程所辨如此余按明史禮志至聖先師孔子廟祀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廟在學東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門外東爲犧牲厨西爲祭器庫又前爲靈星門是櫺星之當作靈星審矣

乩

韓昌黎爲李于墓誌銘言其服御泌水銀藥以死類及

以藥敗者六人爲世誡德淸許周生駕部宗彥效之爲吳壽鄉哀辭言壽鄉篤信乩言長齋禮拜忘其體之羸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語方夏暑火鬱肺遂病血而死因謂乩之術始猶一二好事者信之繼則樸實之士信焉繼則聰明之士亦信焉禍福以乩爲蓍學問以乩爲師疾病以乩爲醫背陽而入陰舍昭昭而即冥冥其陰沉墨足以銷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云云余觀近日乩方盛行往往服藥而速之死蓋其爲害尤烈無如習是術者終溺惑而不知返也

十目一行

阮文達公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厚民湛深經術精校勘因昔人云書不餉蠹魚經俗子誤改書之福也因以名樓）詩云嚴子精校讎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目始一行自註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月一行始是眞能讀書也公此語可爲粗心讀書者鍼砭夫一目十行由於天資過人誠使質之鈍者十目一行則用心密而獲效宏豈遜於一目十行者乎所謂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

李笠翁

菲亭董閬石含蓴鄉贅筆謂李笠翁性耆逢迎士林不齒所作一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今觀其書誠有如閬石所云者又有尺牘一冊干謁公卿多作乞憐之語尤爲庸鄙惟史論二卷持論較勝如謂漢文問決獄所以重民命問錢穀出入所以惜民力爲宰相者正當因勢利導勸之省刑罰薄稅斂陳平乃以誇誕之詞掩其疏略之過不可謂識大體謂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減樂非徒成人之美蓋欲修好於宰相而不敢稍忤其意惟恐將相不和爲强寇所伺謂項羽不渡烏江固

疑爲亭長所紿而然然其疑之所自始則以烏江片土此時非雞犬不驚之地亭長何人能不隨衆避兵而尚艤船以待乎况漢王起兵時亦一亭長也此日之亭長安知非當年同事之人受計而來矜于斯時旣無他舟可避而死于亭長之手不如自刎之爲烈此等議論殊有見地遜一家言遠矣

萬方伯

明德化萬方伯衣官福建參政時倭犯興化懸金募敢死士乘城守更伏奇兵待賊賊薄城守者矢石雨下故

兵邀擊斬其渠魁衆遁走未幾賊又悉衆來攻乃賞健兒十餘人攜火藥夜縋城下令分投縱火賊處處撲火無暇攻城城中人得縱射撲火賊死賊遂不撲火火愈熾督城上守者益堅燃炬鼓譟擊柝達旦賊見威甚乃皆遁遷按察使倭再寇閩至北嶺將圖福州以五百人覆嶺下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嶺上度賊過合而衷賊賊大潰斬獲無算後官河南布政使爲忌撫所齕乞病歸築北山草堂題其楹曰心懸魏闕三千里身在匡廬第一峯屏居三十年著有草禺子行世後人重刊改爲萬

子迂談方伯明史撫傳而拒賊事深合兵法偶閱迂談
採錄之